

邵

亭

遺

文

邵亭遺文卷第一

獨山莫友芝子偲

周易屬辭序

易自漢晉來兩派六宗之書盈箱累棟後人極研殆无出其範圍者矣吾友吉堂蕭君獨謂六宗中切人事者前賢已明不切者又非本旨作易起象數而讀之乃至重編三絕鐵搗三折漆書三滅必非漢諸家義例所能括也當吉堂始治此經亦僅集眾家爲解旣疑彖爻翼字句何以不厭相襲卽分條甄比帖壁鱗鱗然又計卦名八十字不同字七十有二彖不同卦名字百六十有

四爻不同卦彖字翼不同卦彖爻字各五百有五十亦  
晉人未言遂屏去舊說取全經千三百三十有六字依  
說文求其故訓析其偏旁錯其聲紐一切從本經比例  
索解開卷茫无入處日有乾爻五龍往來胸中忽觸亢  
龍字以四龍爻變小過見飛鳥象而得仰觀例睡中若  
有告經中字數非苟然者亟起坐取卦爻天地大衍筮  
策諸數乘除按之皆應大雷雨集潦入室不覺也以漸  
得凡例若干條旁推交通妙義環起乃箸屬辭十二卷  
別爲通例五卷通說二卷先後之其據繫辭所舉二十  
二卦十九爻準天地數爲大有圖以綱領全易又于二

十二卦中三陳之履九卦就序卦雜卦次序以通明夷之蘊與大有相發明又于十九爻中以中孚七爻七乘之應大衍用數證大衍章古本所以直接七爻尤大義卓卓能闡不盡言不盡意之秘唯其逐字求象及于助語逐卦爻字求數頗疑簡易之道當不爾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古人言象數亦各就條例伸己說吉堂波思獨往竭十六年忘食忘寢十易稿以成此書專精極矣易道廣大亦烏足爲病乎友芝始見吉堂大有圖嘗擬以陳希夷見其別四聖取象嘗擬以胡雙湖見其比例經文字句嘗擬以焦里堂然龍圖緣三陳九卦自悟

位數論者以爲易外別傳卦象圖略爲表識未及推闡  
吉堂因經求義不襲前人與里堂通例章句專比異同  
以通古義者分道揚鑣庶幾匹敵而其用心之苦成功  
之難殆過之无不及也今年夏其門人輩醵錢梓行吉  
堂命爲序因述其致功之始終與成書大旨如此咸豐  
三年秋九月

校刊中庸集解序

中庸集解者宋新昌石氏子重集錄周子二程子張子  
及程子門人呂謝游楊侯尹十家之說宋志又謂十先  
生中庸集解書成於乾道癸巳朱子爲講訂而序其篇

目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年淳熙癸卯刪爲輯畧仍以  
原序冠之後又爲或問以明諸家之瀉駁淳熙己酉中  
庸章句成乃以輯畧或問並附諸後故中庸序並舉三  
書也輯畧行集解遂微自鐵峯趙氏中庸箋義數所集  
十家遺尹氏而妄增司馬溫公王荊公二家臨川詹氏  
中庸纂箋訥菴景氏中庸集說啟蒙所記亦爾蓋元時  
已罕觀本書不至唐荆川序輯畧謝鳴治志赤城始歎  
佚亡矣戊申秋課彝兒讀戴記時檢閱衛氏集說則十  
家之說具在喜遺緒之可尋亟爲鈔出復取輯畧及眞  
氏集編趙氏纂疏所引校其文句補脫存異以還石氏

之舊夫章句者中庸之指歸集解者章句之尋原未有  
章句既緣集解以觀會通已有章句空溯集解以明取  
舍夫治獄者不審爰書不知用律之曲當治醫者不析  
證變不識處藥之至精集解之於章句或問亦猶是而  
已矣特是述朱子者謹守一先生之說小有同異卽束  
弃不觀故黃東發氏論衛氏禮記必斥其備載石本及  
增入諸家之非門戶在曾雖大路椎輪浸鮮有過而問  
焉者逮科舉學盛凡非章句集註之義又皆在所擯於  
是竝輯畧精義亦置之若存若亡聞嗚呼是豈朱子意  
哉且輯畧之成已不盡出朱子手

章句序云一二同志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

名以輯畧而今世流傳又唯呂信卿所刊唐荆川本其中或問所駁先儒諸說多所刪節有竟削不存者四庫全書提要已謂其故不可得詳因細攷之尚有章句引用而亦刪弃者有或問並出可否而存此刪彼者有呂張楊語爲程子語者有遺脫句語其義不完者顛倒贅亂殆于不可卒讀恐朱子門人不應率漏至是意必唐呂私有增損苟且就雕致慥學者踰三百年非得石氏本書亦誰從覺其非哉又攷眞氏所引輯畧在今本外者尙四十餘條言皆大醢非應刪者私意眞氏未引爲唐呂刊落者必猶有若干條輯畧旣非完本則集解愈足

珍惜矣校既竣同人趨付之梓以廣其傳因復舉輯畧所刪及刪而集編引爲輯畧者各註當條之下欲使學者讀一書而得二書之益云爾朱氏經義攷載是書有石氏裔孫珮玉新昌家塾刻本僻處未見他日獲之當更校諸別紙道光己酉夏五月書

中庸集解後序

友芝始校錄石氏集解見南軒跋有子重編此書嘗從吾友朱元晦講訂分章語又以輯畧出於集解其分章處竝倒題右第若干章朱子文集又有書中庸後一篇詳言分章之意因謂三十三章是朱子定說石氏分章

既從朱子講訂當不應有異遂據爲章題者三十三行  
付雕矣既而思朱子元序言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不  
失其當又特舉京公問政以下六章以從諸家不能復  
合則與輯畧章題及南軒語顯相牴牾走書質疑於鄭  
子尹子尹再三檢覈躍然曰子自誤讀南軒語耳南軒  
語當以講訂斷句以分章去取皆有條次爲句此不與  
朱子序言言章者語異意同也乎於是鄉者牽引輯畧  
分章作集解分章之爲誤的然無疑乃亟削去三十三  
題以輯畧所增諸題註改入校語使不與石氏本書相  
亂蓋石氏分章既因衆說衆說所不合石氏自不能合

乃必欲彊以章句之說合之豈不愼哉今案衛氏錄石氏書分四十段輯畧刪石氏書亦四十段朱子以哀公問政下六段爲六章呂氏解天命之謂性下三段竝稱此章然則石氏書分四十章矣分章錄解而諸家之解尙有通上下章者故悉不用章題使貫串如一章其與章句異者哀公章增其五天命章增其二而朱子但舉哀公六章不及天命三章者三章文義各足三與一皆通非如六章有家語據知爲一時問荅之言然但章後錄解概不加題則雖分之而文意接續故朱子又謂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因思輯畧旣與章句竝行章題

總註不應復載載之又與本書不契私意朱子元本必  
仍集解其後二書別行淺人乃取章句題註益之又於  
各章中值朱子分節處悉加圈間隔皆非朱子之舊惜  
元本不可見耳北風凝寒覆校集解新刻本一通因箸  
刊改之由以識吾過亦冀來者勿復滋誤云道光己酉  
大雪節書於遵義經歷舊署之寓

### 說文逸字後序

據許君記十四篇字數以徐鉉本校之文多於九千三  
百五十三者七十八重文多於一千一百六十三者百  
一十六解說少於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者萬七百

四十二是解說脫漏而正文有羈埒矣然鼎臣校定已就本書偏旁敘例注義增十九文而偏旁逸者尙三十  
七近段若膺氏注亦頗補逸取鼎臣五文又取楚金本  
晁記唐本合佗引別增三十六而自宋集韻類篇溯唐  
已前書引在令本外猶夥是正文脫漏與解說等豈都  
數傳本誤一二字歟而本朝老輩言說文其株守鼎  
臣者不敢一字溢出雖唐已前明白引據輒以鉉無不  
信甯依聲取佗代其傳會私造者又騁一時凡見穿鑿  
不經夫二者之病株守爲輕然其回護牽就去傳會私  
造幾何矣子尹卅年前從程春海侍郎問故誓通許學

見段錢諸老書證義雖備而補正譌脫未有專力爲者  
瀏覽條記分別審錄得凡百六十五文謂之說文逸字  
係以解說討論分爲二卷偏旁所逸本書可定猶取佗  
徵外百二十餘文益有憑證復有傳本譌旁楚金竄衍  
鼎臣誤增諸家引佗籍冒許君與引者譌改不應今本  
今本譌改不應所引今行韻譜闕入俗書且三百文不  
苟一字溷入其子知同懼觀者謂本書疏漏孰爲議端  
又述其說爲增錄一卷此其致勤極愼旣末由蹈穿鑿  
不相亦無失於株守曲護其功於南閣鉅矣哉夫許君  
取諸經傳古文叟籀大篆郡國鼎彝合倉頡下十四篇

采通人依秦篆傳漢制以爲此書主明字例之條匪鄉  
壁虛造不可知不謬於史籀孔氏非舉漢秦前文字一  
皆備錄亦猶謂羣書所載畧存云爾其謂易孟氏書孔  
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者核之  
往往不具長卿子國經無傳偶一二見釋文正義卽許  
所漏易如懲忿窒欲釋文引孟室作怪書如堯典疏傳  
呂荆劓則劓剗是鄭本盤庚疏傳壁內書治皆作  
亂亂亦見隸續載魏石經古文石經出邯鄲滹鄭郎詩  
鄆皆傳古文學劓剗剗等字卽是壁本而許君不載詩  
專取毛而畧三家故收三家字少卽毛本古字亦不盡  
收如零露漙漙姤人憫兮有蒲與蘭來獻其琰漢蘭  
蘭琰必毛公原文而許未錄三家如前人引韓詩于  
以蘭之飲餞于坭室人交徧謹我青揚碗兮駉駉駉駉  
皋門有閼鶉坭誰碗駉問之類許皆不取齊魯字無可徵

意亦禮古今文率收古遺今收今遺古如士昏當肢

軼軸革靴士虞脰脰許君收其古文阿杆埋拱殺益而

遺廢梓玲軼靴及聘禮羹脰士喪銘旌使于堂擇棟旣

夕木館特牲醢尸許君收其今文飪名周官頗有舍故

夷澤饒酌而遺脰銘侯擇館醢之類皆是

書而收杜子春改讀者如染人窠元夏采建遺司服

縵其半後許君不取窠禮紃既轡軟縵春秋古本不可

而從改讀之縵經弁翼藻黍縵之類皆是

知魏石經遺字畧見一二甚合於古而許闕如如齊古

惟象麥穗上齊而少象地之二來作繇來往用來遊說

本假借加是乃其專字率作從八行以止率省聲與土

文術連字可然

土上會意此必皆古字許君不

倉頡凡將時見佗引

散句亦尙遺落

如玉篇引倉頡廣極視也墜大阜在

山兒眾經音義引臚鼻疾也痲禿也等嚴音義引駿速

本書口部嘯下佩司馬相如說淮南宋其佗末由舉核

蔡舞嘯餘卽凡將篇之一句而錄嘯遺

餘

計亦當然故自經師異文先秦諸子傳記百家之書降

及史遷班固子雲相如能識古文奇字通儒所爲文筆  
詞賦有裨文字足記錄者知無不入網羅亦不能無放  
失段若鷹撰尙書異文謂許君一人之書不能盡天下  
之字誠通論也故許鄭兩大儒鄭君說字多與許異而  
不得謂其非古周禮封人置其絛注絛字當以多爲聲  
按絛卽禮記半則執紼之紼鄭意古字當以絛爲正而  
說文有紼無絛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作紼以  
才爲聲蓋謂古紼隸作紼與隸純相似致譌而說文有

緇無紆故使鄭君操筆記字與許尗驅必多異同出入  
故張揖之雅呂忱之林葛洪之苑野王之篇不乏代興  
尗以羅逸文廣字路愔半無存存又蕪醞故程侍郎見  
子尹初稿卽言欲粹說文逸收漢已上字不謬六書者  
別自爲篇以輔許作迄未成書遽歸道山今子尹書畢  
功鉤稽掇拾僅完許有上說諸事旣不容及而本書文  
字羈溢解說脫漏刊除補綴又尗憑據姑從蓋闕然持  
此許通人曉學者已絕作希邁矣子尹邇歲益通貫鄭  
學又夙出程門傳業有人先緒不隕巢中多暇陰鳴能  
和佗日推司農之引端望侍郎之遺例別成說文逸收

之編與此逸字并存爲許君羽翼尤於六藝非小補也  
咸豐戊午大雪節

唐寫本說文木部箋異引

同治改元初夏舍弟祥芝自祁門來安慶言黟縣宰張  
廉臣有唐人寫說文解字木部之半篆體似美原神泉  
詩碑楷書似唐寫佛經小銘誌栢栢諱闕而柳印不省  
例以開成石經不避當王之昂蓋在穆宗後人書矣紙  
堅絜逾宋藏經蓋所謂硬黃者在皖見前代名蹟近百  
直無以右之余則以謂果李唐手蹟雖斷簡決資訂勘  
不爭字畫工拙特慮珍弄靳遠假命其還必錄副以來

廉臣見祥芝分豪摹似倉卒不得就慨然歸我明年正月將至檢對一二劇詫精奇莫春寒雨浹旬不出門戶乃取大小徐本通鑑異同其足補正者至數十事前輩見戴侗引晁記唐本許書雖刺謬猶近人獲蜀石經殘拓寶過宋槧元鈔矧此千歲祕帙絕無副逖徑須冠海內經籍傳本何僅僅壓皖中名蹟也廉臣名仁法陝西山陽進士權黟未一年撫綏凋黎守死禦軼寇威惠最皖南北貧瘁卒官黟人言之零涕珍詒僅在摩挲黯然其授受久近未從質詰莊池草拙絕非彊有力盛交游人賞真挾異寂焉未顯校成亟思流傳與海內學

者其庶以不孤循吏之惠立夏日引

唐寫本說文木部箋異識後

唐寫許君書百八十有八文與兩徐本篆體不同者五  
說解增損殊別百三十有奇衍誤漏落所不能無而取  
資存逸訂譌十常七八相扶推檄檣篆唐本作杞檣樺  
檣檣省聲不省檣檣下上易左右形聲展轉小岐古  
書恒有杞相樺椎截然兩體聲義各足直是互漏杞柎  
屎柎蓋其比矣其說解殊別之善樗柎門與李善引合  
今本柎作限柎編豎木與玉篇合今本豎作樹柎關西  
謂之柎與方言合今本柎作檣柎大杖與李賢元應引

台祝樂木控與詩毛傳合柿削木朴與元應引合槩積  
木燎之與玉篇五經文字合今本大誤木控誤空朴誤  
札樸木誤火段玉裁注嚴可均校議博徵精訂上舉諸  
端多與闇契其於今本槩大車梘楫舟櫂竝謂梘當作  
輓櫂當作擢於櫨裨指改裨爲桺於楫楫桀改桀爲櫨  
唐本又正作輓作擢作桺作櫨於棊博棊段改棊爲櫨  
本作簿棊於槽畜獸之食器段改罍之食器唐本作獸  
食器偏傍小舛因以鈎稽其違易見猶勝今本泯去誤  
形轉忘旁核也其增字之善樂象鼓鼙之形木其虞也  
校二徐多之形其三字閑從木距門校小徐多距字其

減字之善櫺刻木爲雲雷象施不窮校二徐省象也字  
杠牀前橫也校二徐省木字其次字之善杙訓木也唐  
本不載知次前木名中不用杙杙別義而二徐逐次杙  
下槍訓鉅也唐本與閑爲類次櫺櫺下必因許舊二徐  
乃逐相榘間裴訓輔也二徐在部尾蓋由寫落補收段  
氏謂是弓檄之類而不敢逐唐本正在榜檄檣櫓下數  
事畧舉可見大凡又槎下引春秋國語曰山不槎梓楬  
下引周禮曰楬而書之二徐國語誤傳衍木遺梓周禮  
誤春秋傳段注不敢輒改使見此卷復何依違更有二  
徐遺落他引不及者杞讀若駭梓讀若丑杼一曰柢削

木杻一曰絡凡四條比諸栝所以告天極所以質地雖  
二徐不備尚有周禮釋文太平御覽引證者尤希世之  
珍千金一字者也凡斯奧祕管人鉤稽闡合畧載條下  
以表專門所未及言或鄙見偶異亦撫拾憑據補綴證  
明不免詞費俟通學裁之至其每字音紐一再或三隋  
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次呂忱字林無撰人時代唐  
以前稱引說文音或卽其書此之音紐不知卽音隱否  
而今行繫傳音出朱翱五音韻譜楚金所加鼎臣校定  
自取唐韻皆出唐後不若此音之古其祖云莊余溢大  
徐側加外正叶從且古音杻云力支與大徐池介異正

得棧籀古今字正讀若斯之流隨手皆寶故既用鉉  
音切比其溢異於傳注家引說文音亦入校勘云唐科  
目有明字有書學生隸國子監又隸蘭臺其課說文限  
二歲先口試通乃墨試二十條通十八爲第當時官私  
善本宜衆故此偶存斷篇於全書僅五十有五分之一  
猶奇勝稠疊乃尔若盛宋校定時能廣求民間會萃綜  
覈以成精完良甚易事乃使雍熙官書罅漏百出不能  
不咎鼎臣之疏也四月既望再校易稿識後

學宮圖攷序

代

渠縣寇萬川教諭榮昌以桂制軍鑾宮敬事錄余丙捷

學宮輯畧莫瑞堂文廟史典增損漏複會編爲學宮圖  
考三卷附闕里聖蹟圖一卷刊之學官郵本命序謹案  
吾蜀自漢景武間文翁守郡起學宮成都市石室傳焉  
爲天下郡國立學之倡後漢興平之元太守高公朕作  
周公禮殿于石室東圖畫邃古以來君臣聖賢齊永明  
中刺史劉公俊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唐志有益州文翁  
學堂圖一卷至宋嘉祐知府王公素摹寫禮殿聖賢圖  
爲七卷紹興中知府席公益又摹禮殿圖像于石經堂  
歷代以來稱蜀士常冠天下蹟其所以服習生徒興化  
齊魯豈有他哉用此道目欽維我國家文教誕敷盡

天下府廳州縣立之學

聖祖仁皇帝御製太學中和韶樂頒新器闕里 詣魯  
禮成 宸書榜殿

世宗憲皇帝詔避孔子諱追王先世五代增進從祀先  
儒復漢經師還祀鄉者頒學宮禮樂器圖益郡縣春秋  
上丁太牢

高宗純皇帝重定從祀位次增譜直省釋奠樂章 作  
述相承嘉與庠序造士之法超軼前古二百年來殊荒  
絕徼下縣子弟罔不被服儒雅蔚然周楨其在文獻舊  
邦承學向風益彬彬焉惟然則尤有司者之責矣夫禮

樂雖明備而因陋就簡則陶淑無功殿廡雖尊嚴而高山景行之不衆于喻則觀感不切鄉校生員舉業爲事其于 欽定會典通禮律呂正義禮器圖諸鉅編旣不能悉覩 天府之藏仰窺

列聖之制作從祀諸賢傳經明道蹟在正史者又不能家置其書遍觀而盡識校官師長諸生經藝詩策而外非攷課所知廟廷德業春秋典章百爾茫如了不己怪如萬川者可謂能識其大哉所據敬事錄于國家禮典度數最詳輯畧史典二書尤備儒先德言行蹟聖蹟雖出明代證已經子史籍要非鑿空或猶可仿佛當時重

服禮器也是編之行人爭游夏之徒家美絃歌之俗黼黻文治將駕漢宋而上豈惟榮昌豈惟吾蜀達之天下所欣望焉道光癸卯仲春

校刊張楊園先生集敘

晉者先君子嘗訓友芝曰國朝兩儒宗曰潛庵稼書潛庵之學承之新吾蘇門稼書之學開之戢山楊園北方踐履篤實流弊絕少東南曼衍空肆極而爲盡三十章見西來大意世界得戢山反之以實楊園繼之而更實孔孟道乃復明三魚堂學術諸辨說楊園蓋已三致意焉稼書特極力爲善後策耳顧諸先生緒論流傳

天下翕宗而楊園書絕罕覲知者亦鮮然他日兩廡俎  
豆必不能少此一席也余京居時假何茂軒書讀曾一  
見其集記其舉許魯齋學者須治生語以爲能治生則  
無求於人無求於人然後士品立此最今日士林第一  
著子人唯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不能無求於人欲  
其有所不爲難矣全書中陳事理近而指遠辨大道疑  
似嚴而氣和其切於人如布帛菽粟之於饑寒也如鍼  
石藥物之於疾病也吾不能悉記爾畱意求其本自得  
師矣友芝謹識者有年道光己亥以遵義郡乘之役假  
書王氏始得見朱刻全集本念咎者思讀之難謀重梓

公同志以白先君子色喜曰吾向欲雕人譖呻吟語等書以其本易得輒止所拳拳楊園數十年矣好讎之亦以畢吾志辛丑冬末雕竣而先君子以初秋見背遂不及一見痛哉友芝頑鈍無志賴小來日侍先君子朝夕提命於諸先生之門似稍有望見處身細攷之已事事牴牾自今以往中路嬰兒愈益貿貿奉斯編也其遂能徙義寡過以不得罪於先生不得罪於諸先生以見先君子於地下或遂止於是貿貿以終皆不敢知今先生之集之刻之成復何敢置一詞唯敬念先訓大懼失墜謹識諸簡端以志無窮之痛云爾

樗繭譜序

貴州府十二直隸廳州四屬州縣四十八而遵義縣爲大縣疆域廣袤三四百里戶口二十餘萬賦稅幾敵全省半歲科鄉會人士亦居十二烏虜盛矣而其先廣袤者如故也戶口租賦十無四五也歲科鄉會如故也人士十無二三也何今之美俗之咽歎抑其致此者皆有自來歟夫遵義之地岡巒峯阜相攢疊無一里原無五里陸依山爲田皆如梯枕其土瘠石瘦不可田又不可勝計以二十萬戶人褻然耕鑿其中我知各餬口之不給而何有以輸納租賦而何暇於陶冶詩書也而後乃

今知陳省菴舊守之詒澤遠矣夫子之言曰富之教之  
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盡縣而山則  
難均難均則多貧多貧則難安難安則民皆思去而至  
於寡此地勢之必然者而遵義自有榘繭來寡者曰以  
衆貧者曰以富二十萬戶罔不含哺鼓腹怡然於榘陰  
絲竈之間而其秀者亦得所憑藉以優游乎文林義府  
爭閑雅都麗以與吳越齊秦人士相軒輊均無貧和無  
寡既富乃可加教意在斯乎陳公去遵幾百年矣仁聲  
惠政猶莘嘖嘖人口而志乘闕如因陋就簡再數十年  
遺老向盡一邑之衣而食之社而稷之者恐至不能道

其姓字摘果而忘柎飲羹而忘水君子有世道人心之患鄭君樗繭諧之作益大懼乎此也故首之以誌惠也定樹以辨物也定繭以正名也別時地析利病詳其烘觀眠食居守移下之方箸其炕煮縑淨導牽之事台紬品之良否明易且要之器用形狀然後以種樹終焉蠶始卽食櫟也終終始始之義也凡皆陳公以庶富導民之遺法也且夫四十八州縣其十九皆山猶遵義也山之宜櫟猶遵義也而戶口獨少於遵義賦稅獨少於遵義歲科鄉會人士獨少于遵義論者以疆域之廣狹土地之肥磽習俗之文野不可疆而同吾獨謂無有若以

榘繭福民之陳公也不爾則三四百里之州縣貴州所  
常有而遵義一縣能幾膏腴能幾材俊哉守土者盡能  
依其法而行之則不必陳公而山國盡可遵義也歟道  
光乙未夏

邵亭遺文卷第一終

遵義趙崧筱容校字

邵亭遺文卷第二

獨山莫友芝子偲

一切經音義寫本序

漢志小學十家附孝經者又三家

爾雅古今字今存爾雅

小爾雅急就篇或以方言當中三篇之別字尚未然也

隋志小學一百八部唐志小學六十九家一百三部失

姓名二十三家存者三家外方言郭璞爾雅方言注釋

名廣雅說文玉篇十之一耳釋元應在唐貞觀末援據

羣籍爲釋家一切經音義以該洽稱今按所引小學家

自見存十部外有舍人孫炎李巡某氏爾雅注郭璞音

義圖贊倉頡篇倉頡訓詁倉頡解詁三倉三倉解詁古文官書古文奇字郭訓詁古文奇字字指通俗文勸學篇小學篇埤倉廣倉字林字畧字詁字苑字統字書雜字難字文字集畧纂文說文音隱聲類韻集韻畧凡三十種又引劉瓛易鄭康成王肅范甯尚書韓詩服虔左傳劉昌宗周禮音孔馬鄭論語石經等又數十種今并亡逸可謂藝海觥航學山林藪者矣乾隆以前淹在彼教不過梵典視之四庫釋家僅取內府之儲不搜釋藏故尙未與宏明法苑箸錄文淵後此諸儒益盛小學廣求唐以前書爲疏通證明始偕慧苑華嚴大顯

于世自玉林子田二雲若鷹懷祖諸家徵引後重之殆  
中允釋文崇賢選注等太史公曰禮失而求諸野不信  
然歟道光庚子秋假觀西來寺正統北藏本癸卯夏主  
者趣歸乃命寫官迻錄復假禹門寺萬歷南藏本諸弟  
分校一通箋異文於旁蓋北本疏於南本南本異者佳  
處十八九北本異者佳處十一二又不過可推而知之  
譌衍字其大謬戾者十四卷南本十相干條云字從一從  
入徐曰一者守一也入者干之也十九卷南本十不革條  
云廣韻改也熟曰韋生曰革元應初唐人不應能見小  
徐繫傳雍熙廣韻南本相干條則云一正也到入爲干

字意不革條則云字從三十從口口爲國邑國三十年而法更別取別異之義也口音聿竝用說文舊訓且革義與本書廿三南廿二變革條正同無知妄改可笑如此又南本十二卷北十一匱條云論語未成一匱苞咸曰匱土籠也匱亦匣也北本匱竝作蕘末四字作亦作簣攷漢書禮樂志引孔子曰未成一匱師古曰匱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王莽傳成在一匱師古又全引論語此章竝作匱亦云匱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後漢班固傳典引竝開迹于一匱注引論語雖覆一匱又引注云盛土籠也文選注引論語亦作匱作簣者誤改本說文無簣字

古止通用匱賁元應引作匱與兩漢選注并合實論語  
最古本匱匣則說文本訓竝确然無誤人見匱與今論  
語懸絕遂改爲賁使相近又改匱亦匣也爲亦作賁以  
合今本不知唐以前人引經與今異甚多未可以臆易  
也雖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賁以一賁障江河師古亦  
曰賁織草爲器以盛土也音匱賁本可通然古書無引  
論語作一賁者匱爲長矣南本第三卷北本析爲二故  
北本二十六卷南本二十五卷乾嘉諸老引證記卷悉  
是南本益知北本之不足據也間貴筑黔靈山夏有支  
那本遠不能僭校俟異日補之九月七日莊完書

雪鴻堂詩蒐逸序

黔自明始有詩萌芽於宣正條衍於景成以來而桐豫  
於隆萬自武畧而止菴而用章廷潤竹泉汝錫而時中  
西園而唐山子昇宗魯伯元而道父吉甫徐川元淑百  
有餘年榛莽遞開畧具涂軌山甫湜之內江諸老又一  
意儒學特餘事及之泊乎用霖味澹卓凡屢非炳麟鏗  
訕道乃大啟一時方麓鄧州冷然瑞明心易循咳美若  
無近少崔小范旗鼓響應延溫沅無間幾於人握靈珠  
家抱荆璧而其咀嚙六代步驟三唐清雄宕逸風格儔  
遠尤以君采謝先生稱首故吳滋大序其詩謂爾時士

夫風雅之味若農夫菽麥高下蚤晚童習長熟以使之  
然特推美郭開府韓督學諸公之折節誘掖與夫湯義  
仍王百穀何無咎諸君子交游切磋然亦豈非鄉里多  
賢夙有以成之也而其冲和之音恬憺之味蒼潤之色  
初若易至索而愈遙則天工人事竝有獨到不關師友  
者故其時公安竟陵先後提唱詩道荆棘而先生踞起  
萬山中擺脫習染迢然高舉非其中有得之深者而能  
然邪桑梓同輩科第仕績皆有可稱而先生竝弃去校  
官名乃在諸公上豈苟然邪友芝少讀竹垞詩綜始知  
有雪鴻堂集讀滋大文又知有陳伯璣七十四首之選

而滋大復約爲五十六惜諸本俱不可見道光甲辰遵義鄭子尹教諭乃於貴陽傳雨亭孝廉許得先生遠條堂稿二卷畱余影山蓋卽傅竹莊大令據錄入黔風之本雖于全集千餘篇僅當什一而萬厯己酉前後間數年作尚首尾粗具因鈔先生詩他見者除複重別增通爲三卷題曰雪鴻堂詩蒐逸藏匣笥八年矣今歲初夏山陰王个峰上舍過余湘川講舍論黔詩及此本个峰資促上板余以非完未遽應个峰曰安知雪鴻全集不藉此引以出乎其終不出則是刻遂可已乎因舉而授之管遠條堂稿以萬厯丙辰校刊於先生門人台郡高

有恕子言林承軒良軸今重刊又得吾个峰浙人好事  
洵可尚也咸豐元年六月既望書

鄭子尹巢經巢詩鈔序

聖門以詩教而後儒者多不言遂起嚴羽別材別趣非  
關書理之論由之而弊竟出於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  
之音作而詩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則有  
矣古今所稱聖於詩大家於詩有不儒行絕特破萬卷  
理萬物而能者邪吾友鄭君子尹自弱冠後卽一意文  
字聲詁守本朝大師家法以治經於前輩述作愛其  
補苴咎人罅漏者多又病其不免雜博橫凌乃復徧綜

洛閩遺言精研身致以求此心之安通以天地時物變化之妙證諸世態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渙然於中乃有確乎不可拔者其於諸經疑義技摘豎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已成若干編而才力贍裕溢而爲詩對客揮毫雋偉宏肆見者詫爲講學家所未有而要其橫驅側出卒於大道無所牴牾則又非眞講學人不能爲彼持別材別趣取一字一句較工拙者安足以語此哉子尹長友芝五歲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義郡學子尹居東八十里樂安溪上數以祕冊互假寫勘往還丁酉後春官奔走郡乘牽絆兩人共晨夕尤夥至辛丑

先君見背卽卜兆樂安溪上青田山復結廬其間以近  
吾子尹也計訂交至今且三十年中間饑驅離索不常  
合併靡不以學行文章相礪砥而子尹事事精銳對之  
使人氣餒卽如爲詩若非所甚畱意良晨酒朋常不自  
揣力操旗鼓而與之角往往脈張筋急不能自如而子  
尹率然應之其要害曲折轉益洞悞人之學問才力眞  
不可彊乃如此友芝嘗漫謂曰論吾子生平著述經訓  
第一文筆第二歌詩第三而惟詩爲易見才將恐他日  
流傳轉壓兩端耳子尹固漫領之而不肯以詩人自居  
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感觸輒經時不作一字又脫

稿不自收拾子弟抄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盤盤之氣  
熊熊之光瀏漓頓挫不主故常以視近世日程月課檀  
釀篇牘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今歲春初過其望  
山作上元把酒慨然曰吾輩俱老大所學既不見於用  
計無復長進而數十年心力所寄不忍棄置將次第厄  
梨棗取當世通人是非焉憶吾子咎者漫有右小詩語  
姑以先之唯吾子爲我序輒書其學術根柢所以能昌  
此詩者以詒觀者他不具論也咸豐二年夏五月

重刊桐埜詩集序

貴陽周漁璜先生桐埜詩集其弟起濂始刻於都中者

曰北本其同年友汪千波再刻於吳下者曰南本竝先生所自定始康熙丁丑冬迄於沒凡十八年之詩北本爲篇三百五十有二南本溢出一篇而已乾隆嘉慶間貴陽謝太令庭薰以先生未刻稿與南北本錯雜編之不體不年似類非類是爲謝本其中已改定入集元稿及贗作及漫酬代倩一概闕入蕪穢屢亂友芝每讀而病之而目食震於先生重其本爲備競轉鈔祕弄不已道光丙午冬在貴陽志局見先生後人所錄已刻未刻諸稿本其未刻題曰迴青山房集爲詩三百九十有五篇則丁丑以前上至壬申歲數年作先生未及改定者

其題曰桐埜山人遺詩六百有七篇題曰稼雨軒近詩  
二十有九篇竝丁丑以後作先生定集時刪去者又有  
方志所錄十有二篇上三編竝失其稿者凡四種通五  
百有三篇謝本一一有之知卽其所據也就諸稿論之  
迴青則風格已騫遺詩稼雨風華寢勝究不若所自定  
之鷹揚虎視天骨森張爲平生詣力所極自先生沒到  
今改四十年遺稿塵傳後生何敢輕弃而以推先生刪  
定之意如沈尚書別裁集載古詩之武陵爲人題北窗  
高臥圖律詩之南隄踏青山陰舟中等其佳句口相傳  
以熟者竝在遺詩卷中他可知矣而無以解於時人買

菜之見與謝本屬亂之非因據北本析其繁重之一卷作四卷爲正集其未刻稿畧師李彤取山谷所刪四百餘篇附入外集之意別爲集外詩六卷各識以原題續其後藏篋衍示子弟先生負經世才詩文特其緒餘澤州相國在直廬

聖祖仁皇帝問今詩人旣舉先生名對及予告陞辭復以將來可大用薦先生在翰林掌院揆公亦時於奏對言其才會不十年自檢討晉詹事先生所以信友獲上必有大過人者乃宮相方膺巫陽遽召不惟不得盡其用而傳業無人末從諗其行蹟雖典試兩浙督學順

天之甄拔得人閱兵江淮之賞罰不阿猶在鄉里稱說  
卽又不能覩縷差幸詩卷長畱後生小子得從興寄之  
餘稍窺襟抱所在摩挲遺文未嘗不掩卷大息也今南  
北刻板已無存舊印亦罕觀山陰陳燿亭上舍閔學者  
求本不易見友芝所編錄力任剗剔以正集先之咸豐  
壬子九秋竣功乃述緣起於簡首

石鏡齋詩畧序

伯庸承過庭之教於儕輩中最先有詩聲少作千餘篇  
無畱存稿旣自風騷漢魏逮乎近代名家制作靡不含  
咀熟爛徹其正變源流窅焉得所以置我迺撫壯艾以

來迄開泰校官爲侍雪堂詩集若干卷之崔峯州判後  
別題曰石鏡齋以江夏寓廬負高冠山谷曾掘出石鏡  
放翁入蜀記所謂鄂州訪黃鶴樓故址在石鏡亭南樓  
之間出漢陽門仙洞少南卽石鏡山麓者也咸豐庚申  
蘓杪余自京師還道鄂尊酒話舊流連浹辰皆頽然老  
境無復昔年豪縱亟促付梓其詩而侍雪舊編半不存  
篋中因先以石鏡遊集而爲之引其端十月五日書于  
石鏡齋

封煙亭詞草序

余少長遵義交鄭子尹旣冠言詩乃因以交其內兄黎

柏容歲率唱和三四往來而填詞亦旁及焉顧子尹詞  
舊兼工七八年前已自編集曰經巢寢語曾爲序之以  
存柏容與余則皆未涉其藩鹵莽嘗試云爾旣柏容秋  
試累躋余亦春官數擯牽迂人事幽憂無聊乃復相與  
上下五季兩宋逮本朝鉅公之製準玉田緒論以相  
切劘余雖稍窺門徑而才不副意寥寥成篇而柏容所  
詣駸駸南渡而上汴京卽兼工之子尹已瞠其後竊  
論近日海內言詞率有三病質獷於藏園氣實於穀人  
骨孱於頻伽其偶然不囿習氣而泝流正宗者又有三  
病專淮海而廓師清真而靡服梅溪而佻故非堯章騷

雅劃斷衆流未有不撫粗遺精隨波忘返者也柏容少  
近辛劉繇然自嫌嚴芟痛改低首秦周諸老而引出以  
白石空涼之音所謂前後三病已無從闌入顧猶不自  
信見面必出所得相質證余每持苛論卽一字清濁小  
戾於古必疵乙之而柏容常以爲不謬曰鍛月鍊不盡  
善不已近則每變愈上雖子建好人譏談人亦何所置  
喙咎吳尺鳬爲詞在中年以後故寓託淡而攬擷富宋  
牧仲虛懷討論其詞可上擬北宋柏容兼之宜其幽宕  
縣邈使人意移爲之不已於長水烏絲珂雪間參一坐  
豈有愧哉今年夏編其詩煙亭詞爲二卷將付雕而屬

予序余不文又不淡此唯柏容爲之之甘苦不可不述而又竊歎柏容詩十倍詞功而顧遁以自見與子尹遠於經而行將假詩以鳴皆士不得志於時無可如何之變計然而吾黔自君采茲大破詩之荒漁潢鹿遊白雲端雲諸老繼之大昌獨未有爲開先倚聲者今使柏容挾其所爲掉背海內歌場酒隊間諒未肯遽作三舍避則他日後進數南中樂章別子必將曰柏容先生則雖長才短馭或亦可無憾與道光丙午中夏

播川詩鈔序

詩卷所以長畱天地間者骨與韻而已非是雖工弗貴

風冷雲上讀之悠然穆然淡遠無際而不知情之何以  
移者韻勝也冰棱鐵矯讀之眉宇軒昂投袂欲起而不  
知神之何以王者骨淡也吾友趙君曉峰之詩其庶幾  
以骨勝者乎曉峰少遊學齊魯三吳間多接其韻人畸  
士譚款盛氣不可一世好讀史口析古今成敗事洋洋  
灑灑豁心露肝而持論務出新意不爲苟同視世之褻  
衣博帶竊聲華取富貴蔑如也頗不能降心銜撓工書  
義以就有司歲己卯科試試古學冠其列而又置舉等  
遂試拔萃旣受卷忽左右顧盼是烏知我者還其卷學  
使者疑其病婉慰之行且應曰今日興不佳遽出則相

與汧清流跨層巖有所會嘯詠忘返其率傲如此故其  
爲詩不屑作經人道語當其得意如萬山之顛一峰孤  
起四無憑藉神眩目驚自謂登仙羽化無此樂也年逾  
四十猶潦倒諸生中曩者豪情銷鑠且盡然酒酣日熱  
抵掌談藝狂奴故態未嘗不欲碎唾壺余曰曉峰休矣  
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百年鼎鼎持此何成曉峰掉頭不  
顧也今年秋以其詩命余審勘嗚呼以吾曉峰之才使  
其泯去棱角脂韋隨俗苟一時之榮遇夫何所難胡沾  
沾然耽此無用之詩乃若寢食性命之不可離者而余  
固知後之人之讀吾曉峰之詩其一往耿峭不可磨滅

之勁骨猶當撐拄紙上以得其爲人而世之脂韋徇俗苟一時榮譽者其烜華詎長在而謂吾曉峰可以彼易此哉咸豐三年九月書於湘川講舍

陳息凡依隱齋詩集序

息凡鄉解之歲贅所爲古今詩謁澈翁師卽許其天才亮拔始至京師一時名公卿翕然有珠零錦璨之譽暫從申文定晉陽幕尋以教習還都下三四年間日與海內能事酬唱切劘格律益精嚴風骨益遒緊其題謝文節卜卦硯查氏列女編諸篇出雄定超詣真可自建旗鼓香蘇南中弟子雖多殆未有或之先者顧連不得志

於春官歲癸卯以節母太夫人亟養就籤發直隸令改  
近四川非其好也歷權劇邑吟詠且減乃有察木多之  
役往返三時悉取烏斯山川風土入奚囊曰康郵草異  
境偉筆欲與火山雪海爭勝嘉州遂爲平生箸述之冠  
詩人之得興亦奇矣哉比出蜀畢器當就令元籤畿省  
粵寇已踞金陵阻南北道攜家航海乃得達遽檄赴河  
北軍旋令高平攝滄守趙皆殘破之餘煦存卹以補罅  
曹廢又數以島夷窺伺奔走從事津沽間艱難盤錯十  
年無一刻暇豫而息凡身閑手理處之裕如舉凡可喜  
可愕目目意計之外百變不齊之數事觸興生一一寄

之於詩又得成編若干卷計後此之一官一集且未有  
艾也憶與息凡同公車時意氣傲兀視華資要路摘領  
下髭目豈知風塵奔走東西南北萬餘里罷精竭慮於  
簿書催科投老驟不得脫守刺何才命不相副若是然  
使息凡早稱意於有司縱羽木天養優中祕日逐應官  
文字季有遷歲有調不旋踵至公卿然而西海之奇關  
東瀛之鉅觀戎馬之倥偬黎庶之災傷其足以發吾哀  
樂據吾懷抱以昌吾詩者必不能泰然安坐而得故知  
天以彼之拂鬱吾者練經世之才卽以此之成就吾者  
吐英多之氣試持以較衮衮諸公其遇不遇何如也咸

豐十年春正月序於趙州試院西廳

陳息凡香草詞序

詞自皋間選論出其品第乃躋詩而上迥然國風樂府之遺海內學人始不以歌筵小技相疵褻嘉道以來斯道大暘幾於人金荃而戶浣花然或意隨言竭則淺而寡蘊音逐情靡又蕩而不歸其貽興也風舒其審味也水別其引喻不出乎美人香草而古今升降事物變態罔不可以掇諸意言之表盪堙鬱而理性情同歲息凡子夙擅詩筆年餘四十始涉爲詞卽洞其奧亦旣更歷世故牽掣宦場屬時多事鞅掌尠有居息溷恍目目根

柱懷抱默之不甘言之不可憂從中來輒假閨闥顰笑  
倚聲而寫之如集中無題諸令引讀之迷離恍恍使人  
無端哀樂一往而深非真有妙會於風舒水別之微旨  
決不能道其一字其近慢諸製亦復揉才於律翕然雅  
音嘗與息凡尊酒細論當其超詣每欲取右詩文息凡  
未嘗不首肯平生得力飲水自知豈虛語哉咸豐庚申  
將舉十年所得授梓以存命友芝序其端因念鄉里詞  
人自辰六春蕪鹿遊明日悔兩集後罕有聞者近則黎  
柏庸鄭子尹黃子壽章子和張半塘諸君子頗復講求  
伯庸尤自信已有初集問世然當以慢近擅場引令一

道不能不爲息凡避舍他日兩君相遇宮呂互興于囑  
間作倘不議吾漫軒輊也正月立春日書於趙州試院  
西廳

播雅序

鄭子尹學博選輯遵義一郡本朝二百年耆舊詩畧  
溯諸有明改流以來爲播雅二十四卷唐子方方伯爲  
之刊成友芝覆勘一過而序之曰於戲我國家文治  
誕敷雖僻遠山郡而風雅鏗異若此耶然亦豈不賴乎  
萃之者耶遵義自漢肇爲犍牂箸縣道眞尹公經術教  
授長通盛公詩賦先導遺蹟猶時時彷彿何隻士單語

無間者歷晉五代迄唐播珍湊等州縣猶見諸史而劉  
夢得謫播州桺子厚至謂非人所居願以桺易便其將  
母劉桺又不果來李太白坐流珍夜郎亦已半道放還  
及唐末楊氏據有其地閱八百餘年累代羈縻不畔而  
已雖宋自軾粲文价相繼好文興學養士以得母氏璉  
璞兄弟文武才又請得歲貢士比腹裏州縣元漢英益  
急教化能詩文尚體要著桃谿內外集六十四卷而其  
後裔在明中葉乃至禁學愚民驕蹇不受節制以取覆  
滅往咎大編短述亦遂蕩無一存改流未久兵革相仍  
我大清平定西南劇薶桂誅逆播民得休息乃申講

教法增學解額大惠遠省於是邊郡人士行義文章彬彬與中原爭雄長按以茲集著錄多至二百餘人詩二千餘篇夫捷不狼降珍之山延覽黜溫漢鰓之水其靈光清氣非必增益於曩時也士生右文承平之朝得涵濡汪濊爭磨淬以自見亦何幸歟唯是南中風氣樸質其文士雖不以聲華標榜其後生又不以耆舊張翹鄉者友芝嘗欲略取貴州自明以來名能詩家之製爲一帙於遵義尤摺意李卓菴先立羅鹿遊北銓李知山專李冀一晉四先生最先得知山白雲集於尹文學良稷中間遺闕尚十餘年零章逸句時別拾諸他弄卓菴

筆峯詩文鈔數以訪其裔孫數枝梧不肖出僅見年譜  
郡乘所及數十篇鹿遊詩得趙明經商齡持示一冊僅  
明日悔覆瓿北上問石等小集冀一伴鐸吟萃奇堂兩  
草近乃先後得之趙文學旭亦非完本間鹿遊集之全  
在其後人者竟肱蔽於不解事人至今不能釋然夫諸  
老最著者而友芝菟求已難如此而吾子尹二十餘年  
不遺餘力以成此編也可知矣咎胡道南譏世之選家  
坐取諸集錄其擅名及子孫方貴盛者爲冠冕單門逸  
響附載一二略去取已哀然大集至問集中風格高下  
詩學源流闢草萊主壇坫相羽翼各幾人選者讀者皆

茫如也若吾子尹之爲此編存人存詩一用裕之中州  
法人不得詩牽連旁附淵源流別絲穿繩引郡之山川  
風土疆里沿革舊城殘壘有所鉤核亦參他例并藉書  
之蒐訂之勤別裁之審一展卷而曩管若存若亡之文  
獻爛然表暴於後人之目目道南之譏庶幾免夫獨惜  
尹盛之後楊氏興文之時乃無一人薈萃當時人物文  
字以爲茲集先河則使太白能來子厚果易而復有造  
就亦將與桃谿內外同泯泯於頑酋積燹中也後之覽  
者能勿鄭重於斯編咸豐三年秋八月

邵亭遺文卷第二終

遵義趙崧篠容校字

邵亭遺文卷第三

獨山莫友芝子偲

跋彭文勤公讀本羣經音辨贈高伯足

右南昌彭文勤公讀本羣經音辨識卷首云讀一字於未注者記出何經何句亦溫書一法芸楣自課誦之令人神悚汗下末署嘉慶戊午時入相已久猶好學專精乃爾直令我輩疏慵後生無處生活一時擅博洽彭紀竝稱豈苟然哉咸豐己未冬新獲此冊湖口高伯足適過我視將出都遂畱識別文勤又高君國故也夙聞欽程侍郎恩澤有言元朗釋文非經義專書而無無來歷

之義文元音辨非經音專書而無無來歷之音極是二書確論讀者宜與文勤法並求之十二月癸卯識于貴州老館

資治通鑑後識

右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胡身之氏註二百九十四卷  
增釋文辨誤十二卷其二百有八卷以下暨辨誤同治  
戊辰江蘇局刊以上二百有七卷則購鄱陽胡氏嘉慶  
丙子覆元興文署舊槧合之者也文正書在宋元祐杭  
州紹興浙東茶鹽司兩官刊外諸路私家大中小字若  
廣都龍爪類蓋又四五本今皆不可見惟興文本間入

藏弃家興文爲胡註祖刊明新安吳氏長洲陳氏兩傳  
不免增誤鄱陽本雖後出得顧文學廣圻校理幾還元  
舊劇爲當世所珍顧自道光壬午後不復印行東南亂  
定行本益消落好學致用之士益務此書率頻歲求不  
遇遇又徵數倍曩直縱有力充架者往往而然丙寅之  
歲合肥協相權督兩江議覆而新之已爲致一鄱陽善  
印矣尋提師征捻北去戊辰初春豐順中丞奏開書  
局江蘇命友芝董斯役議治史部則挾是編以請中吳  
士大夫僉然之議授工何始則以最末一帙層案而上  
旣若干卷就友芝有事於秣陵伏暑中方縣令濬益何

太守栻桂觀察嵩慶一日之間先後來告曰鄱陽通鑑板猶八九在曷致諸蘇局補綴以行必事半功倍友芝亟馳書告中丞再旬再往返則已檄劉郡丞履芬行先得郵實存亡卷數則其後三之一道光乙未前樓火竝文選板盡焉前之太半在後樓卽今板也冬十月郡丞航以至而局刻適完所闕卷泯然相接湊異矣哉更一月以校譌補脫易漫萬葉鉅編首尾艷距肇功之初夏九閱月爾當儲本議刊豈知鄱陽板在逮經始攷工更安知何闕漏而豫彌縫而率然巧合如此天之趣成人事恆若待其時而一興何也十有二月立春日識于

經訓堂

修補畢氏續資治通鑑刊板跋

同治丙寅春李肅毅伯開書局金陵刊六經註成且及  
史漢問繼者何亟友芝以通鑑對續宋元則取鎮洋畢  
氏卽承命求胡果泉仿元本備覆刊間畢書板在嘉興  
馮氏者軍興取供炊薪僅損未百出其鄰遽倍薪材易  
去亂定又不能綴完載禮庭秀才爲議售且就而禮庭  
亡肅毅提師赴河濟應敏齋觀察亟爲購致刊補亡失  
以行江浙四部鉅編板刻燹燬幾盡惟此碩果搖搖將  
不自存遂得拔出塵霾爲士林嘉會觀察之爲政可思

矣按宋元編年書明王氏宗沐薛氏應旂既無足觀陳氏桎胡氏粹中各完一代者差勝亦未善且大書分註意不主續溫公本朝康熙中徐健庵相國乃萃一時淹洽鉅手比正史集諸敝記成後編百八十四卷未上而卒乾隆中錄其稿本入四庫全書然健庵時宋熊氏克中興小記李氏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出永樂大典者未行于世其所據李氏燾續通鑑長編亦僅殘帙宋元人資攷訂別集小記逸未顯者又若干家故猶未能酌繁簡之當逮秋帆尙書際四庫告成明備之餘得因徐氏舊編羅放矢翦榛蕪又有史家宿學王西

莊錢竹汀邵二雲諸老輩爲之質證往復以成定本雖  
紀四百年事較溫公紀千數百年者卷帙遂有三之二  
猶啟後來議端續溫公書誠不易然其續密詳贍在  
二代編年家固未能或之先也同治丁卯初冬來滬上  
觀察饒新印本因附識緣起使來者有攷焉胥門舟次  
書

跋皇元征緬錄招捕總錄

皇元征緬錄一卷招捕總錄一卷 四庫總目不載璽  
經室外集有進書提要金山錢錫之刻入守山閣叢書  
中竝謂足補元史所未備惜不得撰人名氏以今攷之

蓋元官書中虞道園筆也據蘇伯脩國朝文類載經世  
大典敘錄三卷此征緬一卷即其政典二十類中征伐  
類十條之一招捕一卷即政典中招捕類之全是二書  
竝從元文類鈔出並見第四十卷其大典總敘云執筆纂修則  
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  
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修撰悉取有司掌故  
修飾潤色之是趙虞總裁此官書歐陽圭齋進此書表  
又謂其亦綜纂修此二篇固不知定出誰手而以征緬  
條有臣作政典之云合總敘稱臣虞集而不係官皆似  
道園一人語則此政典當以道園長於敘事一手爲之

蓋無疑矣道園以至順元年被命修大典成書以三年三月凡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見圭齋表表云體會要之遺意發掌故之舊章仿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則其書當若今會典其政典則兵部所掌也覈蘇氏載征伐諸條竝足與元史相參益不僅征緬招捕史志草率而大典不存爲可惜也阮氏不知政典是大典中子曰直謂是元典章亦誤同治甲子四月

作邑自箴跋

右宋李持國氏作邑自箴十卷不載宋史藝文志而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攷焦竑國史經籍志錢曾述古堂

書目皆有之

四庫全書提要不著於錄蓋採進所遺

也其書前四卷述論爲政要語分正己治家處事三日  
凡百三十餘說後六卷則舉當官應行自縣令戒約民  
庶條教店鋪驛舍榜諭諸在公人要束事宜至判版身  
牌諸瑣屑一一箸成規槩附以登途須知備急藥方凡  
十七子曰百有餘事精粗本末慎重周詳易遵易守長  
才因之愈以拓美利于無窮中下循之亦不失爲奉職  
寡過夫天下者州縣之積平天下必自州縣得人始爲  
州縣盡能如持國之用心治道亦庶幾矣惜其仕蹟里  
居不詳據自序署政和丁酉知爲北宋末人又云待次

廣陵知成書在揚州屬縣賴孤帙未亡尙得稱述名字  
想像其人差爲幸耳此本蓋明長洲錢穀以南宋刊本  
過錄後歸虞山毛晉父子陸貽典張蓉鏡遞藏穀謂曾  
假趙氏宋刊覆校而卷中仍漫行闕字豈趙本亦正爾  
同耶豐順丁禹生觀察得之滬肆重其有裨吏道惜將  
泯沒亟以活字印行命再讎覈過輒攷論大略書卷尾  
闕逸字無他本補綴約準格數爲方空善讀者可意得  
之同治四年夏五月

歷官信讞錄跋

親民之官將以布德惠安百姓苟無才以運之德惠亦

不能下究所謂徒善不足爲政也有其才矣而負恃意氣遇事鹵莽滅裂剽而不畱迫其蹉失益以飾非遂過其患有不僅惠不下究者故又非才之難才而沈幾遠見倉卒無游移精神貫終始乃真難耳貴筑高青書丈以名解元起皖省倅丞歷粵東西劇郡所至結疑積件千百計公局會讞平反數十事弭患雪冤翕然頌聲庶乎沈幾遠見精神周密無倉猝無終始者歟嗚呼先君子論鄉里知舊吏才必以青書文舉首數數道其檄察懷遠釋誤指婚喪轎頭爲會匪教頭數百人之係讞靈璧盜而雪鳳陽招盜十三人之誣以爲真神明尤服其

六安開塘盜葬諸事不肖執初斷以遂非爲不失儒者  
舉動友芝熟聞竊識儲他日先友傳事案久矣咸豐乙  
卯秋客省會獲交令子心泉秀東兩君示歷官信讞錄  
益得吾丈官蹟之詳了然夙間首尾曲折曾乞弄其副  
已未冬秀東將令蜀晤京師復持本使校將刊以傳因  
記數語於後願秀東此行拳拳無忘治譜十二月幾望  
泰山石刻十殘字拓本跋

泰山石刻斯篆全碑裂佚已久百年前猶存明北平許  
氏所得廿九字殘石嵌碧霞元君廟東壁間乾隆五年  
復與廟同火右十殘字乃嘉慶中蔣伯生因培令齊河

時搜獲於玉女池中卽廿九字之僅存者旣爲亭東嶽廟側覆之復爲圖徵詩一時闕傳石凡二小由一由一行四字云斯臣去疾一由三行行二字云昧死臣請矣臣山左金石志云二十九字舊拓本首端界一線中有裂文驗六字一石信然此碑全文載汝帖及金刻十二卷本絳帖今就其行列質之碑凡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刻辭十二行餘十行爲二世詔及斯等奏此四字一石卽奏首行之第四五六七字六字一石卽奏二三四行之首二字其後卽制曰可一行也聞宋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岱頂手拓其文謂碑不正方四面皆有字

凡二百二十二文可讀者百四十有六漫滅不可識者七十有六以史記足之作譜以記歐陽集古所錄特碑陰二世詔四十餘字未及全文之半也惜後迷失遂不復完家無學易集未知所譜云何兩帖當卽據劉本縮臨故其行列斷續間四面之式猶可仿佛其始一面蓋六行其刻辭居五行又左轉一面三行又左轉一面六行其四行完刻辭二行爲二世詔又左轉一面七行其三行畢詔辭餘四行卽斯等奏其制曰可一行又濟連始一面之五行爲首行蓋依石勢廣狹劖刻故行多寡不均此十字則當末一面之後四行矣按兩帖載全碑

十剝二三唯此四行三十二字中才損德字至許氏所收又缺丞相二字故存二十九廟火以後唯陽湖孫氏儀徵阮氏翻本流傳而此十字以灰隸之餘復出於數十年之後非有神物護持不能雖更殘失過半益可寶貴矣道光丁未買歸自春明柏容諸君欲爲題詩先考具本末計今秦碑存者繹山會稽皆後人摹補唯瑯琊及此僅存元石耳九月二日影山草堂書

漢李事改斜大臺刻記跋

右褒城漢刻七行記武陽李事丞右扶風改作斜大臺者歐趙洪婁所未見覃谿秋帆淵如金石書亦未箸錄

吳荷屋筠清堂碑目題作李喬翟文泉隸篇又作李禹  
皆誤也本高今二尺弱廣一尺彊行縱橫不正均如楊  
淮表記上下端隱有界文限書地額橫書三字不可識  
中一字作𡗗疑表字李君名字無可攷也見華陽國志  
載犍爲人士兩漢無李姓而於晉則大書武陽李令伯  
及其諸子他姓寥寥可見李實犍爲望族事豈其高曾  
行常氏失其行蹟耶云永壽元年中始□斜大臺改由  
卑者褻斜谷亘數百里南口褻在漢中褻中北口斜在  
扶風武功故扶風丞亦有治谷道責大臺之舊必當橋  
格要處經鄱君開通孟文功飾稚紀造作猶崎險難行

事又改高由卑故得安平省劇萬民懽善行人蒙福也  
劇與遽通有畏懼義易渙注不在危遽釋文本又作劇  
後漢列女傳注劇猶難也是也云君故牧益州從事再  
舉孝廉尚符璽郎巴郡朐忍令換漢中成固令者追述  
丞扶風前所歷官云擢宜禾都尉者則其丞扶風後所  
遷通計七十許字情事首尾完到古人記敘可恣如此  
諸郡縣竝見兩漢志牧益州從事謂益州牧從事雖至  
建武中復改州牧曰刺史至靈帝中平末始改刺史置  
牧然亦得通稱益州又郡名故以牧別之諸州皆有從  
事史符節令屬有尚符璽郎中竝見續漢志唯宜禾都

尉百官表志不載後漢書西域傳云永平十六年明帝  
命將帥攻北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是  
東漢始有此官而前書地理志於燉煌郡廣至下云宜  
禾都尉治昆侖障蓋附載班氏時新制耳後漢明帝紀  
十六年二月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伐北匈奴破呼衍  
王於天山畱兵屯伊吾盧城亦見固傳章懷注紀云旣  
破呼衍卽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今伊州納職縣  
伊吾故城是也注傳云伊吾今伊州縣也明帝置宜禾  
都尉以爲屯田故地在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  
是又注西域傳昆侖塞亦本前書云敦煌郡廣至縣有

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凡皆宜禾見於史者唐伊州卽哈密地今爲鎮西府土地肥美故有宜禾之稱後漢西域傳云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然自建武至於延光三絕三通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屯兵距置時才五年安帝元初六年索班以千人屯伊吾招撫旋被攻沒至順帝永建六年以伊吾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蓋罷屯者五十餘年都尉當亦同罷同復事爲都尉在永壽後距復屯時又且三十年矣槌爲槌字从木

與石門頌同說文無捷字知漢人只用捷也斜字增斗  
已變鄱君孟文兩碑之假偕斗字作人覆十亦人持十  
之筆蹟小異耳字季士士字書作本頗近本末字然士  
事也名字與漢人訓詁相應且此字直畫首獨長末雖  
微見恐石剥耳唐公房碑陰諸士字竝書作本亦可證  
書璽作璽是說文正字今所用从玉者乃籀文丁未十  
月

三 穆陵亮造像記跋

右後魏太和十九年使持節司空公長樂王三穆陵亮  
及夫人尉遲爲其亡息牛極造彌勒像碑蓋洛陽新出

故蘭泉片如金石書未載魏書官氏志丘穆陵氏後改

爲穆氏元和姓纂載穆氏河南一望云代人本姓丘目

陵氏目永樂大典本作代爲部落大人爲北人八族之

首後魏以穆陸奚于比漢金張許史孝文遷洛陽改爲

穆氏而碑猶稱丘穆陵者改氏在立碑後金石錄所謂

自穆崇至亮皆姓丘穆陵氏史但云姓穆者乃其闕誤

是也孝文弔比干墓碑先此一年其陰題名亦有丘目

陵亮結銜云司空太子太傅長樂公蓋越歲亮已致宮

傳晉王爵矣同姓復有純惠二人字皆作目與姓纂合

此作穆與官氏合當此爲正故改氏省爲穆其作目僅

取同音耳咸豐乙卯開歲五日

伊闕陀羅尼經跋

右洛陽伊闕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如意元年四月八日  
史延福主造磨崖高七尺二寸廣六尺六寸正書五十  
五行行六十八字或多或少一字不等經末造者題識又  
別爲三行字稍大末載書經人□柱□其書姿韻頗近  
褚登善惜明隆慶戊辰河南巡撫趙岩刻其惡書伊闕  
二大字橫壓經中其書名又僞書經人姓名至不能全  
識眞佛頭著莫矣此經有朝散郎杜顗及尉賓沙門佛  
陀波利兩譯開元釋教錄謂出大周錄第一譯第二譯

者也佛陀波利自儀鳳元年從西來卻迴西國取此經  
至永淳二年迴至西京乃敕行顗等同翻譯畱中還僧  
梵本復於西明寺與漢僧順貞奏其翻譯兩本竝行語  
小小不同見永昌元年八月定覺寺沙門志靜序此磨  
崖經卽用佛陀波利本如意上距永淳才十年距永昌  
才四年至開元天寶後此經之幢遍十道以百數而流  
傳最古者唯此伊闕一石惜乾嘉諸老未之見也道光  
丁未二月都門記

跋舊詩卷贈五岳游侶

五岳游侶陳君煥巖客播將歸惠五岳游草得海岳之

助乃爾奇拔絕倫友芝甫練衣冠不文之言不足爲報  
舊詩一卷聊助歸裝君南海在鬱江尾我居毋歛守鬱  
一源才力大小如其山川殆不可彊也余尤因有慨焉  
人生世上富貴命矣卽一筇兩屐欲盡吾量爲游覽雄  
不惟其才惟其具不惟其具惟其時余於五岳非漫無  
志者三度京塵僅望其二家食累歲百感千劬指撻不  
狼近在几席已非躡腳所自主庚辛以降海波方揚水  
衡告匱半壁東南有安宇就令天假之間剔奇抉勝  
將復何心也陳君乎陳君乃汝福真勝哉君歸過朱明  
檢蓬萊舊島爲問諸仙人及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

爲宮闕者猶在乎抑靈芝青精稚川金匱猶有傳者乎  
乃可恃以無恐道光癸卯歲五月

白氏長慶集殘本跋

向讀香山詩未見其文道光乙巳中夏過友人楊容光  
架端閣長慶集雖殘斷而自三十二卷襍文制誥奏狀  
策判至終篇無缺失容光方專力岐黃書因乞歸裝整  
附單詩後於是白氏書以義合而成完容光曰嘻今日  
典籍明備極矣所謂藏書家四部環繞宋刻元鈔抵烏  
鵲常侈於目錄家論箸之外通行斷本拱壁之斤斤焉  
何窮措大舉動乃爾乎余曰不然膏粱而飽狐貉而燠

麋鹿而庇善矣而藜藿者縊結者蓬蒿者未嘗無飽無  
煥無庇也夫讀書貴有字目完本之字豈有異於兩合  
之字乎必得完本而始讀書則抑將枵腹裸體而野處  
以冀膏粱夏屋狐貉於不可知之數乎且今藏書如某  
某家亦云富矣主人不能名執友不得假典守厭於廝  
僕卵育乞於鼠蠹故有富兒極服食起居之美而門祚  
苦無所承而糞人者生子生孫岌岌然仰事俯畜之不  
暇以彼易此孰得失必不待智者決也容光曰嘻然哉  
斯言可以勵學者不宐不記而吾之故紙收此塵翳且  
十年一旦得子拂拭料理遂燦然先後於魯鼎旅孟士

之沈埋人海碌碌無表異鍼芥遇合而榮枯判然皆可  
以故紙觀而無容爲之悲喜也

遺山詩集跋

右遺山詩通行本毛子晉據元至元戊辰曹輓所刊單  
詩本傳刻者遺山全集凡四十卷交城張德輝所類次  
中統壬戌嚴忠傑刻之在曹刻前六年其詩居十四卷  
凡千二百七十八篇曹本次敘悉同唯卷析十四爲二  
十又增多五言古詩十二篇七言古詩四篇襍言三篇  
樂府二篇五言長律一篇五言律七篇七言律三十四  
篇凡增八十四篇分續各體之末合千三百六十篇爲

不同目據五言律卷當增出首篇題下注云以下係續編必輒因忠傑本摭遺附入故析卷增其六復係此注以相別識各體皆然而毛刻奪去紀文達謂毛本爲從全集摘詩別行殆未審勘也郝經志遺山墓謂其詩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校此本篇數乃溢出四之三而忠傑刻全集有李治徐世隆杜仁傑王鶚四序竝謂忠傑就其家求得完帙而遺山自題絕句云千首新詩百首文蓋卽晚年定集所作特舉成數與今傳者未爲懸殊然則郝志兩五字蓋一二字

之譌曹本卽是元詩足本不必援郝志誤文見疑也請  
道自李杜韓凌暴三唐東坡涪翁雄視兩宋後有作者  
誰敢望其項背遺山崛起幽并才情橫逸絕去依傍渾  
浩流轉如長江大河駿驤乎欲與之抗在李杜韓蘇後  
固未必遽增四家而五其于山谷老人分道揚鑣庶幾  
勁敵其先後閒之放翁石湖道園淵穎皆莫能及也又  
精九數天元之學會因劉汝諧撰如積釋鎖爲之細草  
以明天元見祖頤序朱世傑四元玉鑑蓋遺山自弱冠  
受知楊雲翼趙秉文晚又善李冶張德輝號龍山三友  
楊李皆厯算宗工故亦能兼通之尤古來文章家所未

有惜其書不傳史傳亦不載咸豐四年夏五月讀單詩  
本復假全集畧爲校勘識卷末以示子弟

邵亭遺文卷第三終

遵義趙松筱容校字